

# “互联网+博物馆教育”的新思考

张友枫

潮州市博物馆

**摘要:**在科技发展背景下,“互联网+博物馆教育”理念被提出,该理念使博物馆的功能更加智慧化、网络化,对促进博物馆教育发展与提升服务质量具有积极意义。在此背景下,本文对“互联网+博物馆教育”产生背景、发展历程、发展现状及应用策略展开分析。

**关键词:**“互联网+博物馆教育”;背景;现状;新思考

**【DOI】**10.12252/j.issn.2096-6288.2023.01.222

博物馆是对文化遗产进行研究与保护的公益性机构,其职能为运用馆藏资源展开社会性的教育活动。互联网的发展与进步,也为博物馆教育带来了全新的机遇,构建出“互联网+博物馆教育”并促进其创新发展。

## 一、“互联网+博物馆教育”产生背景及发展历程

受西方先进理念影响,我国于20世纪20年代对博物馆教育进行了学术性的研究,中国学界认为博物馆应该以展览作为教育形式,并以此起到对社会进行改造的目的。1949年以后,博物馆教育主要教育内容为“热爱祖国、认识历史与自然,提升生产积极性与政治热情”,以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国情,且教育形式仍然为单一的展览。21世纪,多数学者认为博物馆教育应该运用多种形式与手段,将藏品及相关资料以更加形象的方式对观众进行教育,以提升人们审美情绪与品德意识。将教育重心从博物馆中的“藏品”转向参加展览的“观众”,增强体验式的互动,在展览陈列时合理的运用新型技术,多设定馆校合作活动,以丰富博物馆的教育形式,改变既往单一教育形式的局面。除教育形式的丰富,关于博物馆教育的角色定位与教育性质等也在不断发展,在博物馆建设发展的过程中运用互联网技术,有效推动了博物馆教育的优化以及发展。“互联网+”是指将互联网运用到传统行业中并与该行业共同发展的全新理念。李克强在2015年提出了“互联网+”计划,该计划中强调应该促进互联网与传统行业之间的融合发展。综上所述,将“互联网+”运用至博物馆教育中,可有效产生叠加效应,使二者共同发展。

## 二、“互联网+博物馆教育”发展现状

### (一)搭建新媒体平台

微博、微信及各网络直播等新媒体平台,已成为当下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工具。基于互联网思维下的博物馆教育应重新定位其与观众的关系,使观众不再只是单纯被动的接收信息,而是也可以对信息进行创作与传

播分享。当下,在我国已有部分博物馆建立出与之相对应的新媒体平台,此举有效强化了公众和博物馆之间的联系。比如首都博物馆在微博与微信平台的粉丝总量已经高达30余万,粉丝与博物馆工作人员可在平台中互动交流,进而实现了针对性较强的定制化服务。此外,首都博物馆还开展过数次以“读城”为主题的直播活动,观看直播的观众超过百万,该方式使观众可跟随专家对相关知识成果进行深度体验与解读,进一步促进“不落幕”展览的实现。

### (二)优化导览讲解方式

在互联网影响下,博物馆的教育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在传统的导览讲解中,因时间、内容、参观者人数以及讲解员数量等因素的影响,无法满足所有参观者的需求。而互联网背景下出现的导览服务通过智能终端等即可实现,全面的满足了观众对讲解的需求,并且参观者可依据自身兴趣对讲解内容进行选择,彼此间无任何影响,较好的体现了导览讲解服务的个性化。

### (三)以掌上设备增强文化体验

近年来,博物馆力求突破时间与空间的教育限制,希望在展览长存的基础上可随时进行教育活动。在首都博物馆开展的部分展览活动时,充分运用了pad掌上设备,将三维展厅、展览知识均装进掌上pad中,使参观者在无须进入展厅的情形下就可以了解展览相关知识,将展览及背后故事尽收眼底,使观众能够深入了解展览内容相关知识以及展览的策划与实施过程。在博物馆中运用pad掌上设备,较好的体现了“互联网+”这一理念,使展览覆盖面明显增加,也切实满足了不同参观者的实际需求,使文化资源进行了合理配置。

### (四)数字化全方位互动体验

数字化博物馆是指将数字化技术运用在博物馆的建设、群众观展以及教育中,对传统的观览模式与学习模式予以改变,拉近公众与博物馆之间的距离。在我国已有大部分博物馆设置了数字互动体验区,该区域的建立

不仅更好的凸显了博物馆的教育职能，还有效缓解了观众在参观过程中产生的疲劳感。数字馆是南京博物馆所建立的数字化互动体验区域，其中运用灯光所形成的隧道极具意境美，大部分观众在此留影；此外，观众还可在触屏绘画区切身体会到绘画陶器带来的乐趣。运用数字化技术与互联网搭建的博物馆是博物馆在教育领域一项全新的尝试，是提升公众参与程度的有效举措。

### 三、“互联网+博物馆教育”新思考

#### （一）正确定位博物馆教育服务

传统的博物馆教育工作均是实体的教育教学活动，而“互联网+”理念下的博物馆教育，利于开展更加深刻且广泛的教育活动。基于此，相关工作人员需依据实际宣传教育情况，对互联网时代的空间与时间等性质有正确认知，能够积极主动的将各领域与各学科进行有机融合，建立出大社会教育体系。“互联网+博物馆教育”本质为教育范畴，其面向社会公众，并为其提供公益化服务。其教育定位受非正规教育以及公共属性这两个因素所影响。首先，针对公共属性而言，工作人员应依托互联网渠道，将公平性与公益性作为核心，促进博物馆资源在社会范围内的共享；其次为非正规教育，运用互联网技术对教育内容予以丰富，以对正规教育存在的缺陷进行弥补。例如可基于社会教育，推出可持续、可推广的教育模块，依据“互联网+”理念，强化互联网思维下博物馆教育模式的创新。对传统宣传渠道进行突破，利用仿真体验活动，促进多学科间的融合，切实提升教育实效性。

#### （二）构建以兴趣为导向的教育模式

基于“互联网+”理念，博物馆可将兴趣作为教育导向，对基础数据进行分析归纳等，利用声光电展示设计等模块，使博物馆宣传教育更加连贯与系统。首先，可将每位观众作为数据搜集的信息来源，以APP等计算出的指向性数据掌握不同观众的兴趣导向以及倾向于关注的教育与文物信息，在掌握上述内容后，以文物图片或文字展板的形式，运用互联网中声光电结合的形式对文物相关信息进行阐述。其次，基于文物教育信息多样性，大部分观众均在路标引导下进行被动的学习，难以提升教育效率，大大降低了文物教育资源的价值。对此，可将数据处理与互联网相结合，使展览信息以更加个性化的形式呈现在观众面前。最后，因参观时间限制的影响，博物馆可通过互联网搜集观众较为感兴趣的文物，将该文物相关的人物、历史背景以及价值等进行汇总整理，在特定的展览宣传日对观众进行系统的宣传教育，以提升“互联网+博物馆教育”的效果。

#### （三）基于受众研究机制进行开发

人是“互联网+博物馆教育”工作中的主体，亦是对教育质量予以衡量的重要标准。因此应该加强对受众的重视程度。运用互联网技术构建出全面系统的受众研究机制，进一步形成以群众为导向的教育体系。在该体系研发以及运用的过程中，应先对群众的年龄、教育背景、工作类型以及生活阅历进行了解，并以此为依据对群众划分。以差异化的方式展开教育，使群众可对资源成果全面共享。如“读城”活动的主要教育对象为青少年，因此博物馆结合了青少年身心特点，针对性的设置讲解词、讲解形式等，以满足青少年阅读需求，提升了教育效果。在掌握了受众的需求之后，以教育层面作为切入点，深入解读大数据所显示的结果，革新优化教育理念使教育活动更具创新意识，比如受众为中老年群体的情况下，可将“怀旧”作为主题，依据其身心特点以及生活阅历设定合理的情感元素，以提升该群体的学习体验。

#### （四）融合与开放共享模式

互联网的运用，能够使博物馆将各领域的资源进行引入，进一步实现资源融合与共享。首先，融合与开放共享模式体现在空间上，如展览、宣传、藏品等多个部门进行合作，共同打造出数字化的虚拟产品，使观众实现交互式体验。针对受众对信息的实时性关注而言，可为其发布不间断的线性信息。除博物馆以外，社会上还有多种教育资源，因此博物馆工作人员应实现不同领域的合作，如在中小学教育中，可以将学校、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遗址等进行跨界组合，实现资源共享，满足受众群体对教育内容的实际需求。其次体现在教育内容和组织者角色的开放共享与融合，互联网的运用使博物馆改变了传统的教育模式，使教育更加具有开放性，使人们均可对资源进行创造、使用与共享。在开放性与共享性背景下，博物馆的教育内容应该以本馆作为基础，搜集整合其他相关资源，如群众观点以及科研机构的学术等。同时还可利用互联网平台中的多种形式，强化传播效果，真正的实现与互联网之间的融合。此外，人力资源方面也应实现智力共享，做到跨界合作，使“外行人”参与至博物馆教育中，如研究所学者、社教人员等，甚至普通公众也可参与其中，通过外部力量的增加，丰富教育思维，实现教育的互动式转型。

#### （五）做好教育调查工作

现阶段，“互联网+博物馆教育”主要面向学生群体和成人观众。宣传对象不同，其具体的教育需求也不同，为了达到更好的教育效果，博物馆需要重视教育

调查工作。也就是说,开展“互联网+博物馆教育”之前,相关工作人员应该做好网络问卷的调查工作,了解各个群体的教育需求,进而有针对性的制定教育策略和教育目标。面对学生群体,工作人员应该在网络问卷中增加历史知识的考察,着重了解学生对历史知识的认知。从学生群体的兴趣点出发,带领学生走进博物馆的世界,进一步开阔学生的历史视野,丰富学生的知识储备。另外,博物馆还可以从学生的兴趣点切入,积极举办兼具趣味性、教育性的教育活动,借此提高学生的参与积极性,使其主动接受博物馆教育。面对成人观众,工作人员可以引导其用智能手机填写网络问卷,这样既方便又快捷,能够最大限度发挥出网络问卷的优势。设计成人观众的网络问卷时,工作人员可以增加一些主观问答题目,让成人观众自行写下教育需求,说出自己最想了解的内容,便于工作人员为其“量身定制”教育活动,进而将“互联网+博物馆教育”真正落到实处。值得注意的是,成人观众填写网络问卷应该保证实效性,为后续博物馆的教育宣传提供事实依据。

### (六) 运用科技手段延伸展览空间

近些年,博物馆教育大多是从文物入手,追求文物的视觉欣赏价值,却在无形之中拉开了文物与观众的距离。通过鉴赏文物,观众虽然能得到视觉享受,也能了解到文物背后的历史知识。但总体来说,博物馆与观众之间还是存在很强的疏离感,二者之间没有建立起深厚的联系,影响了博物馆教育的实质效果。随着“互联网+博物馆教育”的发展,科技手段的应用途径愈发宽阔,工作人员可以依托于科技手段延伸展览空间,带给观众视觉、听觉的双重感受,这样能够加深观众对博物馆教育的认知。详细来说,工作人员可以策划主题性的博物馆教育活动,采用实体展览与延伸展览相结合的形式。实体展览顾名思义就是展览实体文物,呈现出文物的基本信息和发展脉络,让观众直观看到精美的文物,为其讲解与文物有关的历史背景。延伸展览则是利用科技手段再现历史情境,让观众真正融入历史、感知文物。基于历史情境的辅助,观众获取历史知识的途径将会更加丰富,其参观体验感也会显著提高。目前,实体展览和延伸展览相配合是非常有效的教育形式,这是落实“互联网+博物馆教育”的重要举措,也是提高观众观展体验的必由之路。

### (七) 提高文物利用率

以“互联网+博物馆教育”为导向,工作人员可以依托互联网技术手段,进一步保障文物数字化发展,这样有利于提高文物的利用率,可以加强博物馆之间的交

流合作。众所周知,博物馆内的文物极其珍贵,为了保证文物的安全,各个博物馆之间的文物交流活动较少,这就增加了观众的观展负担,要想看到更多的文物,只能频繁奔波于各个博物馆。从长远来看,这一问题将会制约博物馆的发展。“互联网+博物馆教育”恰好能解决这一问题,基于互联网技术手段的帮助,文物可以实现数字化转变,运用文物数字化的软硬件系统,各个博物馆之间便可以达成交流合作,这样既能保证文物的安全,又能让更多的观众欣赏到文物,博物馆文物的利用率将会大幅度提升。最重要的是,随着文物数字化的转变,国际性的文物交流活动也会更加频繁,博物馆内的数字化藏品会更加丰富,观众的观展积极性也会更高。从这一角度来看,“互联网+博物馆教育”具有显著的优势,既有利于博物馆自身的发展,又能为观众创造便利的观展条件,极大地丰富了观众的博物馆体验。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互联网技术手段是实现文物数字化的重要途径,也是拓展博物馆教育渠道的便捷渠道。积极推进“互联网+博物馆教育”,可以提高文物的利用价值,能够让博物馆教育真正走进大众生活。

### 总结:

“互联网+博物馆教育”是博物馆开展教育工作的必然趋势,对此,相关工作人员应明确“互联网+博物馆教育”现状及存有的问题,依托于互联网平台,采用切实有效的措施开发受众研究机制、拓展教育内容,促进博物馆资源的利用与共享,进而提升“互联网+博物馆教育”成效。

### 参考文献

- [1] 王志萍. 关于“互联网+博物馆教育”的思考[J]. 文物鉴定与鉴赏, 2020(24): 3.
- [2] 王群. 打造无边界共享平台——关于“互联网+博物馆教育”的新思考[J]. 艺术大观, 2019, 05(12): 15-16.
- [3] 鞠萍. 浅谈“互联网+”与博物馆社会教育功能[J]. 2021(2018-16): 53-53.
- [4] 李怡. “互联网+”智慧博物馆建设思考[J]. 合作经济与科技, 2020(11): 2.
- [5] 史学军, 王雨微. 互联网+背景下数字博物馆建设的思考[J]. 东南文化, 2021(S01): 6.
- [6] 吴江军. 浅谈“互联网+博物馆教育”的新思考[J]. 中国多媒体与网络教学学报(上旬刊), 2019(06): 66-67.
- [7] 朱逸霏. “互联网+”背景下的博物馆发展新走向思考[J]. 2021(2017-9): 328-328.